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函
五十五冊

新學
新學

PDG

新刊趙田了凡袁堯年編纂古今本歷史方綱鑑補卷之二十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

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

濟世安民書

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

為人聰明英武

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其年十八舉義兵

初封秦王

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

所斃高祖因

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帝除

隋之亂比跡

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

由漢以來

漢以來未之

有也模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

之間慙

德多矣

德多矣

奏破陳樂

綱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群臣

鑑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車

中作此樂曲舞用樂王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上

太宗不敢忘

忘宋

文武之用

名異時

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

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

過矣德彝頓首謝

附七德舞長短句

七德舞舞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稱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

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效寶四海清二十有四王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

速速在推心置人

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承分金贖惡女

三千放出宮死囚

四百來歸獄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

心歸爾來一百九

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七舞德聖人

有作聖無疆豈徒

耀神武豈徒祭聖文太宗志在陳王業王業

艱難示

了孫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鑑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

入閣議事者皆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胡致堂曰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升有天下者皆

珪之徒則上不捐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

口口之任
以有人焉

王安石言

必盡能先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

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王安石嘗欲倣此既而當國或有東其

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

下位之時不能容於秉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益見於此

然則諫官人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

則貞觀之治

可復見矣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

五十條為斷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

獻請改為加役流謂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

冒資蔭勅令自首不自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

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

國家市大

信於天下

唐太宗紀

忍小忿
存大信

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
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
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冒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
無冤獄

印文莊曰

按胃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言與張釋之

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言者一時喜
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則各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聚
之真好治納諫之
主也後主宜法焉

鑑右驍衛大將軍長

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

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昌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

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

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

賜絹以愧貪墨其
事與漢文二轍蓋
太宗特欲保全順
德用足解嘲耳以
爲一時權宜則可
以爲尙德綏刑則
不可

禽獸耳殺之何益畏音

丁南湖曰

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故又於太宗起兵時募士數萬日

擊屈突通討建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其受一財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矣乎厥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餉問遂為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袁了凡曰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厚貪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格俗所乘之勢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為賞姦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為賞善固不同也

固不同也

分天下為十道

綱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鑑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

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

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葺其弊二月命大加

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

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京官更宿
內省

書法
書美重
本也

太宗因弓工辨論
弓材慎及政理深
得繫矩之道夫天
下情實萬狀豈能
一一曲盡其致哉
狂於所青而忽不
加察者蓋不少矣
向閱養正圖曾采
其事煩諸屏展於
引伸觸類之義蓋
深有取焉

太宗切於
圖治

太宗識之
未精

綱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鑑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
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
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
始悟曠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
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
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發明

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
汲如此雖欲不治得乎○

按太宗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
政事得失此即明四目達四聰

之意
也

大德因識
弓而知夫
下之理

工人借弓
為喻

太宗愧聽
德之聰

君子用人
如器

古豈借才
墨代

范華陽曰傳曰國之將興也

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
情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論謀

於眾而不自用
此其所以興也

胡致堂曰

工人之意借弓為
喻以規之也猶曰君之言不正則

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
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
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六月封德彝卒○目上令德
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

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言之

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

慙而退

胡致堂曰

舉賢而効之君大臣職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
魏諸公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此望

于封倫封倫非賢
者安能知賢者乎

方正學曰

惟賢知賢德彝之素行何如者而顧責之舉賢乎
太宗不知人而德彝不足以致賢居然可觀矣

何故不復

論新

德何言置

得大體

論周秦修短

問唐太宗

與蕭瑀論

周秦修短

如何

太宗於是失言

此周秦之

所以異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延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
 以問德彞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
 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彞所言
 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綱以蕭瑀為左僕射○鑑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
 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
 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倚
 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
 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華陽曰

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征伐為逆取
 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

湯武所以
為仁義

逆亦非也既謂之逆
矣則無時而可也

綱山東早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書法謂美卹民也太宗可
有志於民生矣

懷道獨言
不可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政
事自此始

當時何不
自諫

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

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前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

今日可以
諫未

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

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

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丁南湖曰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創制也殊烈也杜淹
乃如晦之叔平生宦績無清白名有損太宗之寵任

惜哉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人朝○目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

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

宿大兵宿久也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

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載隨

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目時青州有謀反

詔崔仁師按獄青州治獄當以仁恕為本

者逮捕滿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

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

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

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

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崔公平恕

伏伽為諫

議大夫謝

表

為社稷生

民之計

以伏伽為

諫大夫

見形必質

明鏡

知過必待

忠臣

得失死惜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目上好騎射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

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

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

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鑑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

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

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

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諸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

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鑑隨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

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關注擬人以

劉林甫請四時商之

官在得人
不在此多

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

劉四馬人
公不恨

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
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
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書法

選人繫民命政治不少四時
注擬可謂銓曹之善政矣

百官志

且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時

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右
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顯繁多不能徧舉

丁南湖

且此四時選士之始也隨開注擬人以為便者繁代皆
然可謂銓曹之善政矣綱目大書曰命吏部四時選

集併省吏員是歸美太宗也分注曰劉林甫奏四時選
集是兼美林甫也一選舉之間而君臣之賢並著矣

綱微

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目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

當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

子翼於
不住

辭以母老不至

先
子翼知所

書法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曷為美之子翼親逢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為

則過矣

綱以李乾祐為待御史○國詔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

乾祐諫殺
仁軌

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

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及關中山

天子以四
海為家

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

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鑑鴻臚卿鄭元璵使突厥

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

不肯負盟
聲震厥

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

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

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綱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尙書議之○**目**上以
岐州刺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
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

太宗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設有誣誣冤抑欲面訪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細關內旱饑赦天下○

目時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

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

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

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

有雨民大悅

義祖著
中興數
太宗初
民信

發明

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初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山東賑卹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聚民而非持賑其災異也下書畿內亦然

鑑突厥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邇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患

陵中夏

猶言中華中原也

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知

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

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

也

祖孝孫多雅樂

國太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國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

擬唐祖孝孫進雅樂

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

表問唐太宗

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鑑上曰禮樂者蓋聖

樂何如

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潘曰齊之將

作樂象功聞樂知德蓋必先有其治而後用樂以宣之固不得謂之治由平樂太宗所論見理已淺至魏徵直日不在聲音失愈遠矣彼伴侶王樹之譜里與雅樂無異論乎

太宗於民間疾苦呼吸相通善政施行殆無虛日由其必當民故也若

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溫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如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閭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百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大宗遽去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